

純 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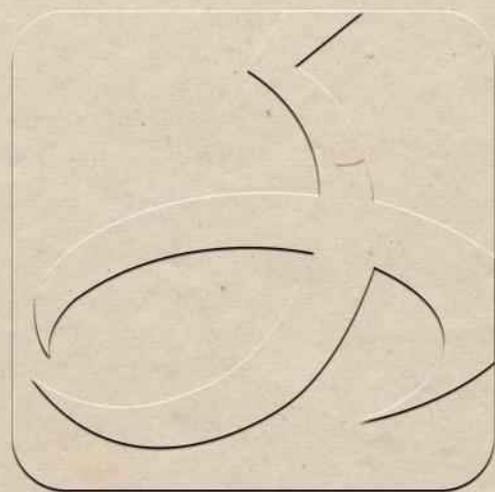
休

子

內

卷四十一目錄

此書全刻並錄



抱朴子內

篇

刊於金陵道署

癸酉年七月校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為權謀或流為

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

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

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

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

篤信神仙者而與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

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

使人為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

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

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

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  
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  
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  
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  
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  
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  
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  
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  
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  
言內丹以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  
石符呪爲旁門黃白元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

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  
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  
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  
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  
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  
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蒼  
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  
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  
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  
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

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  
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  
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  
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  
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  
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  
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子增刊  
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  
善但見者頗少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  
部及盧學士文弼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  
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潘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  
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  
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  
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  
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  
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  
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  
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  
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  
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  
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  
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  
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誌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  
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  
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言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

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言一種閒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晉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  
 言既自為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  
 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  
 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  
 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  
 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

戢勁翻於鷓鴣晉書作鷓鴣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

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鴛之

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

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

之陋醜晉書作醜求媒揚晉書作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

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縱近才所以躡閭藏本作閭也以晉書無此字要離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紀之域

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

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

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作宏博洽

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

晉書無此字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宜

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

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

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

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

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

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

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以藏晉書以藏名山石

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

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共惟川謹序後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元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絲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渾本而星流或滉漾於  
淵澄或零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  
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  
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  
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  
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合億類徊旋四七匠成  
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蔚原注  
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

榮奪之不瘁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幣  
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  
麗炳爛傷明者也冥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  
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元道可與爲永不  
知元道者刻本有難與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  
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倚樹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  
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  
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蜚蠅哀簫鳴  
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接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  
藏本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  
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一本出駟朱輪之華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

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

藏本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元道者得之

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

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

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

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

之野道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

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躡

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

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縊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暉

暉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

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元淵以違鑽灼之災動

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

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塵氣怡一本顏豐柯之下

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

一本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秦爾有餘歡於無為之

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器居乎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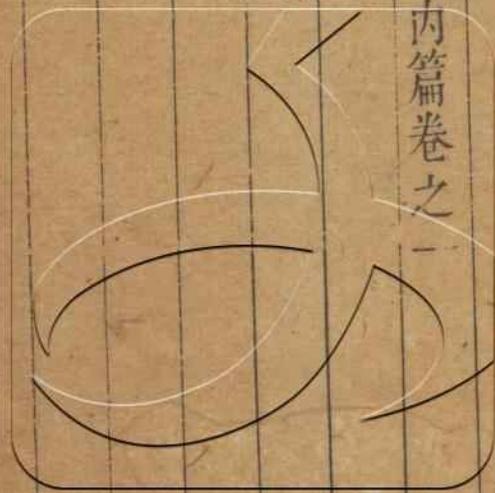
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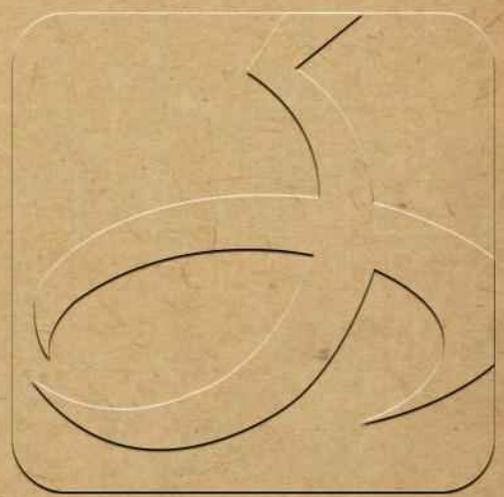
二如字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  
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為藏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  
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  
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  
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  
謗讟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  
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  
巢泳吕梁以求魚且為稱狐之客夕為狐鳥之餘棟  
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  
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韜藻稅  
按稅當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作稅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鷄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臧本無識者而所嘗臧本無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力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  
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  
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  
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  
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  
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時華轂易步趨藏本鼎鍊代  
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  
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  
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  
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  
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秋非也

依意林引改狄翟同字又見後辨問篇

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

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

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閒亦安得竒方能當老者

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

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

舊脫此二字今補

使累晦朔之積

舊此下行吾子二字今刪

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

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

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鞫磻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

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聵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

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暉暉之鱗

藻哉故聾聵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  
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  
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  
是事非作本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  
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  
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  
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  
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  
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水  
性藏本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  
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

祥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

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

藏本無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

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

作隔非覺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

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鷹雀之為蛤

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雁為蛤苻苓為蛆田鼠為鴛

腐草為螢蠶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

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

姬為龍枝離原注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

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

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  
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  
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  
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  
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竒豈遽有限詎  
老戴天而藏本有無知其藏本有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  
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  
藻廢僞去役藏本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渺能甄別或莫造志行

藏本無於無此二字

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  
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  
爲朝露蹈炎燄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  
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  
令遊戲或經人間置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  
有能覺乎若使譬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  
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  
首原注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  
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  
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

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  
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  
况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  
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  
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鼈日藏本  
作白  
改今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  
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  
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毀  
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  
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

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若常云可  
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  
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  
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  
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  
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  
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  
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  
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  
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  
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談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

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  
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  
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于醇醪汨其和  
氣豔容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  
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  
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  
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  
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  
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輦

走迅鈞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

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

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不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

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脂屠割羣生八珍

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

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

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

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關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

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

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噉然戶口減半

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

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  
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  
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  
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  
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  
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  
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言不經乎口元  
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  
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  
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  
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

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  
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  
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  
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  
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  
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渺哉是以歷覽在  
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  
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禍  
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  
哉昔句踐式怒蠶戎卒爭鬪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  
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  
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待  
當作得 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絰  
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捩腕空言以僥  
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  
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  
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面家  
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  
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  
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  
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  
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  
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  
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  
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皆在郾縣其家  
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  
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  
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  
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  
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酏營者不  
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偽謂仙道之果

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  
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  
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  
在男爲覲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  
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  
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  
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  
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  
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  
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  
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眞者校練衆方得  
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  
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  
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  
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  
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  
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  
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  
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

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幕收之降於葦樂侯之止  
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  
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  
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  
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并墓藏本論海也俗人  
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  
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  
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  
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  
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

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  
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必

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

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

得此書非為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

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

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謬書中出之或所親見

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勸懲之言

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

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

懸藏本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駝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誠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疲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蛇蟲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  
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溺蹴刃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  
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  
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  
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  
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  
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  
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肖信亦  
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  
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  
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  
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  
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  
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  
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  
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  
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窳藏本處故人作遠

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字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

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

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猴壽五百歲變為猩猩千

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

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

毛色白能御覽九百七引作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

藏本作狸疑作獾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

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

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

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

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

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

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

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穎川陳仲弓篤論士

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

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

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  
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乎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續埋之廣定往視女  
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  
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  
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  
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  
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  
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  
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  
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  
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  
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  
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  
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  
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  
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  
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  
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  
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鼯蠹皆能竟冬  
不食不食藏本無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

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  
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當作以正時帝軒俟刻本

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莫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作候

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蟬蛻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

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

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

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

情而推神仙之遠言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

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

夫占此下失天藏本此下錯簡之元道步七政之盈

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

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

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

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

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

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

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僂僕有入神

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言意深

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

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

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

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  
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  
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  
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不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  
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鬪齒此亦可以類求  
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  
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  
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  
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  
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  
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

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

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

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

足原注豆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

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

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

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

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

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蛤敗桑樹見斷而蠹殄

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

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  
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  
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  
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  
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  
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  
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  
於須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錫  
簡八百三十  
八字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闕慕基白相觸而後漢  
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  
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可知矣小記

疑作

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

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  
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  
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  
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  
朝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  
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  
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  
不求而自致疑此下  
有脫文膳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  
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  
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

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  
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  
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  
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  
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  
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  
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  
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  
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  
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  
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

一本作汲汲

於登天而止人謂

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  
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  
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  
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  
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  
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  
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  
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  
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  
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  
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理者復一事耳彭  
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  
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  
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  
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方術皆不得  
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  
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  
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  
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  
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  
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  
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  
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  
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

太平御覽九百之書鳩集久

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

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

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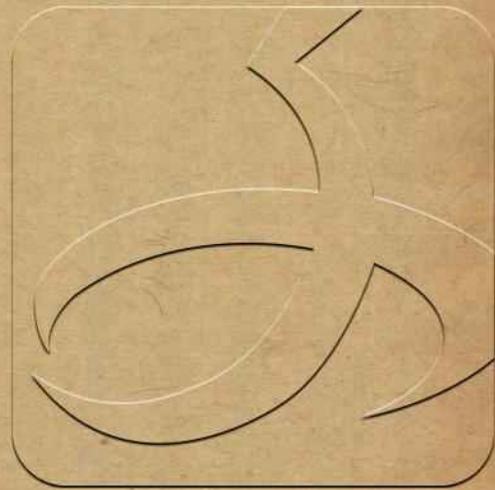
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

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

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

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

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



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  
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  
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  
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  
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  
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  
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  
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  
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  
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  
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違合作而避

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

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

金液丹

御覽引無丹字

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

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

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

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

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

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

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

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

粒則知漿苻之薄味觀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

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  
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本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  
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  
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  
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  
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丹之爲物燒之  
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  
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  
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  
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  
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

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

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

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

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

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

黃汚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靈後明本

篇有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

可證也知當作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

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

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

不相及猶一醖一本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

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盲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間仙道而大當作夫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言篇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盲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意林南夷作域得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筋骨

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

疑術道之二字

言而如醉觀道

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甯求問養生之法

自欲割割之前熬之憔悴之漚沔之而有道者自寶

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有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

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

藏本有之聖二字衍

人之富貴者已

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

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

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

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

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天乎天下之事萬端

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

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

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

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

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大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

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

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

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

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

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

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元子戒之曰此道至

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

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啜血  
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  
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  
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汚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  
道者知之誘毀神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  
不但一身百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  
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  
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  
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  
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原注一

戎鹽鹵鹽礬

疑作礬

石牡礬赤石脂滑石胡粉

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

刻本有封之二字

火之三十六日成

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  
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  
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  
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  
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  
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  
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

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

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

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

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曰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

至前

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

一本作芍

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健盆

朴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

刻木有注云即鉛也藏木

無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囊核許

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眾精不敢前又

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

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

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

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

疑衍

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

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

篇云其上三

御覽引

篇不可教受

一作授

其中三

御覽引作

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  
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  
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  
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  
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  
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  
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  
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  
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  
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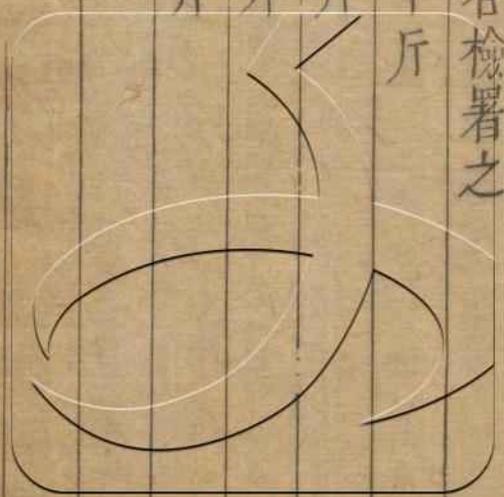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閻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  
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  
之於多人藏本無處經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  
恣意疑自恣之誤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又曰長生之道當晚四字以下六不在祭祀事鬼神  
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  
易為之實當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  
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  
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  
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  
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

池赤鹽良雪元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

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

煌煌燁燁藏本作煌燁燁燁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

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

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

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其藥力不

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

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

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

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曾青慈石也

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

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死此字

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

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

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

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

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

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

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八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

青礬御覽引石慈石藏本太乙御覽引餘糧亦用六

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

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作隅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

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金漿以玉投之名為上八字據意林增各

本主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汗原注一作汁及蟠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榨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鷄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熟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

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

雄汁和丹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

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

子丹法納丹鷺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

劉元丹法以丹砂內元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

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

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

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甯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

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

湯上蒸之合以元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

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  
 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  
 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  
 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  
 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  
 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  
 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  
 上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  
 以糠火焮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  
 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  
 鐵匕撓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  
 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  
 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  
 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  
 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  
 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  
 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和  
 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簞中沙中蒸之五十  
 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  
 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  
 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置盤中向

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  
 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又李公丹法用和丹服之百日長生  
 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  
 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  
 生丹法用白芍化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檗汁和丹  
 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  
 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  
 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  
 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  
 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  
 器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

百歲又韓衆當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

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藏本

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作俱

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

石冰石紫遊女元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當

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作

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

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

立精舍藏本百日成服作室一兩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

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  
 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  
 仙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  
 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  
 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  
 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  
 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  
 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  
 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  
 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

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  
 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作十於  
 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談不如本法盜其方而  
 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  
 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  
 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  
 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  
 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  
 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  
 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  
 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口

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  
人當作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  
仙誤倒成如釀數并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  
 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  
 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  
 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  
 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  
 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  
 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  
 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  
 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人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

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  
 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  
 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  
 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  
 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  
 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  
 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  
 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  
 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  
 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主多是木  
 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為人

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  
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  
無驗又染綵者惡惡日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  
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  
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  
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  
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  
山娥刻本眉山綏藏本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  
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  
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

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

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

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刻本

洲字及徐州之萃藏本莒洲秦光洲鬱洲皆其次也

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翻雲漢耀景辰藏本霄者

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

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  
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  
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  
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  
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  
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  
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  
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  
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  
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

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  
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  
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八即沸矣握之出扣問令如泥  
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扣間即削刻本之內清酒中無  
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  
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  
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  
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  
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  
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一斤壽  
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

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  
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